



Modern Nature

现代自然

Derek Jarman

[英]德里克·贾曼 著 严潇潇 沈盈颖 译

Derek Jarman Series 01

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ADE MARK

Modern Nature

Derek Jarman

现代自然

[英]德里克·贾曼 著

严潇潇 沈盈颖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现代自然
XIANDAI ZIRAN

出品人：刘春荣
策划编辑：恰 恰
责任编辑：王辰旭
助理编辑：田 晨
装帧设计：山川 at 山川制本workshop

MODERN NATURE: JOURNALS OF DEREK JARMAN
Copyright © 1991 BY DEREK JARMAN
This edition was licensed by PEAKE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面照片 © Howard Soole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20-2016-1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自然 / （英）德里克·贾曼著；严潇潇，沈盈颖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
书名原文：Modern Nature
ISBN 978-7-5495-6341-8

I. ①现… II. ①德…②严…③沈… III. ①日记—
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314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61号 邮政编码：524002）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6.625 字数：295 千字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一九八九年

一月	003
二月	009
三月	041
四月	077
五月	117
六月	139
七月	171
八月	195
九月	229
十月	261
十一月	283
十二月	325

一九九〇年

一月	355
二月	381
三月	411
四月	445
五月	471
六月	485
七月	501
八月	515
九月	525

一九八九年

一 月

1月1日 星期日

展望小舍¹，它的木墙被沥青刷成漆黑，立于邓杰内斯角的卵石滩上。八十年前它紧邻大海而建，然而多年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惊涛袭至门前，险些将它吞没……现在海水退去了，剩下的是成片的卵石滩，从空中都能清晰地看见：卵石滩从岬角尖端的灯塔处绵延开去，宛若在地图上勾出了一条等高线。

展望小舍面朝旭日，清晨的阳光穿过屋前的小径洒落，在一片轻薄海雾中，小径泛起银光。一小簇深绿色的金雀花穿透浅赭色卵石堆生长起来。不远处，海边零星地点缀着些小屋与渔船的轮廓，还有一处常年废弃的砖房，仿佛一座以怪异姿态沉没的海岸碉堡。许多年前，渔夫们曾在那里用琥珀色

1 贾曼的花园木屋，坐落于英国肯特郡谢普韦区邓杰内斯角海畔。

的防腐剂浸煮渔网。

没有墙，也没有篱笆，地平线成为我这花园的边界。在这片荒芜的景致中，打破宁静的只有风和那些海鸥，它们尾随下午出渔归来的渔夫，聒噪不止。

这儿有着比英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充足的阳光，加上那止不住的风，渐渐将这片卵石滩变成石漠，只有最顽强的草方能扎根——它们为灰绿色的海甘蓝、蓝色的牛舌草、红色的虞美人、黄色的景天铺路。

这卵石滩也是云雀的家园。春天里，我数了数，在头顶上空歌唱的云雀有十二只之多，它们消失在蓝色天幕中。成群的金翅鸟在急促的微风中打着旋儿。落潮时，退去的海水揭开大片沙石滩，贴地低飞的海鸟如水银般消逝，海鸥在挖海蚯蚓的渔夫们周围进食。当冬季的暴风雨袭来，鸬鹚掠过岬角一带咆哮的海浪，陡峭的海岸一带满是被浪花抛下的乱石。

从我位于小屋背面的厨房向外望去，视野最左侧是老旧的邓杰内斯角灯塔以及庞大的铁灰色核反应堆，在它们的前方是深绿的金雀花和荆豆，闪耀着黄色花儿，在卵石堆上簇成一座座小岛，蔓延至一片被狂风吹削摧残成低矮树丛的山毛柳和白蜡树那边。

矮树丛中央杵着一棵光秃秃的梨树，它为长到10英尺¹高而努力了一个世纪；一席紫罗兰地毯铺在了它的脚下。多刺的犬蔷薇忠实地守护着这片自留地：静谧的夏日，大量褐蓝色彩在这片草地上聚集起来，浮游于覆着厚厚一层黑色荨麻蛱蝶毛虫的荨麻尖之上。

空中孤鹰盘旋，而远处蓝色的天际线上，利德教堂的中世纪高塔在热霾里若隐若现。

~~~~~

---

1 1英尺约等于0.3048米。



一株开了花的天蓝色琉璃苣，栖身小屋后门外自生的一簇植物间。它在清晨的霜中枝叶委垂，却很快地恢复：“吾琉璃苣，带来勇气。”<sup>1</sup>

## 1月5日 星期二

屋前花园里开了第一株番红花，去年我在卵石滩上放了些小袋泥炭来养些番红花球茎，这是其中之一。整个早晨它都在挣扎着撑开花骨朵儿，到太阳消失在屋后时，它终于将阳光收入怀中。

## 1月9日 星期一

种了些玫瑰：库贝尔·哈里索尼重瓣玫瑰、曼迪玫瑰——都是从伯爵府的拉塞尔园艺商店挑来的古老玫瑰品种。大功告成后，将会有超过三十簇散布于花园各处，开始一点一滴改变它的荒芜。

黄昏时分，我来到在法国梧桐树下的小小方形苗圃，这是个浪漫的地方。在渐浓的暮色中徜徉于一排排植物间，你会被拽入漫漫仲夏日的梦境中，端详着每株植物上安置的植株成熟后的照片。曼迪玫瑰——世界玫瑰，开着深红与浅红条纹相间的花儿，是普罗万<sup>2</sup>“药剂师玫瑰”<sup>3</sup>的古老变种之一。它由一名12世纪的十字军战士带回这里，并因法国诗人纪尧姆·德·洛里的长诗《玫瑰传奇》而不朽。当我捧着我的玫瑰去付款时，遇见了收银台后的老友安德烈，他嘲笑了我要建一座荒野花园的构想。

---

1 古谚语。琉璃苣叶子和花的萃取物可以促进肾上腺素分泌，消除紧张、抑郁等，因而中世纪草药学家认为琉璃苣可鼓舞士气。

2 巴黎东南约77公里处的中世纪古城，因盛产玫瑰被称为“玫瑰之城”。

3 高卢玫瑰的俗称。因曾被认为可作药用而被称为“药剂师玫瑰”。

## 1月16日 星期一

我发现了第二丛被馋嘴兔子吞嚼的冬青小灌木，为了得到那些够不着的叶子，兔子将茎部啃了个遍。我将残枝修剪了一下。去年从那温暖舒适的内陆苗圃被移植过来时，这冬青在凛冽的东风中叶子落尽，发黑的残枝后来才慢慢恢复了生机。

这些冬青是我最早开始培育的植物，我将它们栽于石子间的大盆中。它们能在海岬另一边的霍尔姆斯通生长起来，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我。

被风吹成可怖模样的这些古老树种，最早可见于利兰<sup>1</sup>的《旅行纪事》。在他笔下，“它们击打着飞禽，杀死了许多鸟儿”。

## 1月18日 星期三

继续种我的蔷薇属植物：双色异味蔷薇，这是另一种自12世纪起生长于中东的古老蔷薇品种，开着亮黄与红色双色的单花；还有淡黄色的剑桥玫瑰，20世纪30年代在剑桥的植物园里被发现。

这是个耀眼的艳阳天，在温室效应作用下，冬季仿佛蒸发了。

正午时分，一车粪肥从本地的马厩运来。动手拿起铲子干活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竟如此无法胜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很难跟上那位开朗的格拉斯哥农民的节奏，而他定已是奔古稀的年纪了。没有独轮手推车的帮忙，即便只是将三分之一的粪肥移到花园各处，我就不得不拖着沉甸甸的麻袋忙上一整日。这些粪肥花去了24英镑，而整项工程——粪肥加上那些玫瑰

---

1 约翰·利兰（约1503—1552），英国诗人、古物研究者。

花——共花去了我大约200英镑，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到了下午茶时间，我感到非常疼痛，便知该是歇一歇的时候了。4点半，太阳从核电站背后落下。

~~~~~

前门的两侧有两片整饬的花圃，各有12英尺长、2英尺6英寸¹宽，里面填塞着我为了加固车道地基而四处精心拣来的旧水泥块和破砖块。汽车很容易陷在卵石堆间，总是需要被拖出来。

落潮时，我去捡来些在暴风雨中被翻出来的椭圆燧石，让它们像龙齿²般直立于花圃中。前面以十二块石头围起两小圈，形成粗制的日晷。尽管夏日里气候干燥，花圃仍旧欣欣向荣，只需些许覆膜保护即可。

这儿种了不少植物：石莲花、景天、海石竹、石竹、虎耳草、剪秋罗、桂竹香、紫鸢尾、金盏花、咖喱草、芸香、洋甘菊、耬斗菜、雪莉罂粟、绵杉菊、旱金莲，再加上夜夜花香满溢的夜紫罗兰，吸引了无数蛾子来饮琼浆。

1月19日 星期四

顶着黄昏时分那石灰白的月亮，我在长坑湖边的一丛接骨木低处剪下了一根强壮的新枝，直接将它种到厨房的窗台下，紧挨着密刺蔷薇。

去年3月，我也曾在厨房墙边移植过类似的一根，它节节抽生，夏天结束时便已高2英尺有余。

1 1英寸等于2.54厘米。

2 在希腊神话中，将龙齿埋在土里，则每颗都会长成全副武装的战士。

海岬一侧长着些密集的金字塔状接骨木丛，约有9英尺高，1英里¹内能看见四五丛。它们很容易被盐雾所侵蚀，但除此以外似乎生活无忧。今年它们生长得很快，花苞都开始绽放了。

传说中，接骨木能迫使巫婆们无法靠近，一旦在屋子四周种上，便永不当被移除。

1月31日 星期二

我的四十七岁生日。

海上的雾散去了，留下明朗的晴天。我在花园里散步时，一只云雀正唱个不停。小屋前，番红花盛开着，黄水仙含苞待放，玫瑰则已抽叶。迷迭香中间已有一丛开了花，海甘蓝的球形种子荚发芽了。

午饭后我在阳光下整整坐了一个钟头，身上只着一件套头毛衣——这可是我从来未在生日当天做过的事，通常这总是寒冷且灰蒙蒙的日子。

~~~~~

我将满满一手心的海甘蓝种子撒在园子四处，它们生长速度很快，一年内便可茂盛地铺展开来。夏日里露水如珍珠般盛于宽大的灰绿色叶子上，它们完美无缺，未受贪食的毛虫侵害。它们给海岸镶了一道边，褶边叶在海边废弃物间跳着康康舞。这个时节里它们仿佛还是隐而不见的，然而若你仔细瞧瞧，便可发现它们已悄悄地展开那壮实的紫色叶片。到4月叶片将转为霜绿色，6月时，就会淹没在一片泡沫般的白色花朵之中。

---

1 1英里等于1.609344公里。

## 二月

2月1日 星期三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花儿绽放着、缠绕着，如旋花般沿着小径蔓延开去。最受喜爱的是野生勿忘我的蓝星，在外祖母花园里那些颇具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幽暗灌木丛中闪闪发亮。冰清玉洁的雪花莲在热情的阳光下绽放；而唯一的一株紫色番红花，则栖身于周遭金色的同类中。野生耧斗菜的花儿状若椎骨，而不祥的贝母如同蛇一般地蜷伏在角落里……

春日里的这些花儿是我此生最初的记忆，也是些令人惊异的发现。它们在凋谢前度过了短暂而闪耀的一生，每一日、每一月都充满魅力，仿佛是召集我们用午餐的铃声，驱散了我的孤寂。

铃声将另一个世界的急迫要务带入我独处的花园中。在那宝贵的时刻，我会驻足凝视着花园生长，那是不为朋友们所察觉的。在我的想象中，那里

花开花谢，一朵玫瑰忽然坠落，香殒小径，或是一朵郁金香失去了一片花瓣，它的完美就此破碎。

蒙尘的常春藤上蛛网遍布，阴森可怖；荨麻则趁着夏日时光疯长，刺破光着的膝盖。我努力绕开那些颠茄，对其敬而远之。<sup>1</sup>但在所有植物中，那一碰着便飘白絮的蒲公英，才是我最害怕的。

尽管有那么些阴暗角落的存在，外祖母的花园仍旧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由于久久无人打理，它的绿草带早因入侵的雏菊和毛茛而变得模糊不清，整个花园渐渐归于荒蛮。

## 2月2日 星期四

在风的淫威下，荆豆那火焰般的金色花朵在痛苦挣扎中变了形，纠缠着的枝叶像脏衣物那样扭曲盘结。这是海岬一带冬天里唯一的花儿。有些树丛足有6英尺高，顶着一簇簇密刺，在风中嘎吱作响。其他的灌木则紧贴地面，被那些兔子以园丁般精确的技艺修成了整齐的圆锥形或金字塔形。“荆豆不开花时，接吻也不合时令。”不必担心，在这儿它们总是盛开着。

## 2月3日 星期五

迁至此地后的两个月内，每天我都要花上数小时，捡拾数不清的碎瓶片、碎瓷盘或是锈铁片。曾见过一辆自行车、一些锅具，甚至还有一个旧床

---

1 颠茄全株有毒，特别是根部和根茎毒性最强。

架。视野里遍布着这些为人所弃之物。每天我都估摸着这项工作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可一夜之间，卵石滩上又会有新的收获。

大晴天是清理这些杂物的最好时候，因为玻璃和陶器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埋了许多在花园深处的一片旧篝火堆那儿，足有一大堆，再覆上建这片卵石花园之初挖出来的一丛丛草。

~~~~~

在一个画廊开幕式上，我向玛吉·汉布林¹描述了我的花园，并说我正打算写一本关于它的书。

她说：“哦，你终于发现了自然，德里克。”

“我倒不觉得真是这样。”我说着，脑海里浮现出了康斯特布尔²，还有塞缪尔·帕尔默³的《肯特郡》。

“啊，我完全理解了。你发现了现代自然。”

~~~~~

7月里，两株截然不同的野生罂粟属植物在我的领地上盛开——长英罂粟和虞美人。我小心翼翼地收集了种子穗，又将土耙了一遍，因为它们喜爱在新翻的土中生长。其余的种子散播于远近各处……许多幼苗间已有将近2英寸的距离，但蛞蝓们似乎对它们情有独钟，不停地啃噬；尽管如此，这些幼苗还是存活了下来，很快又要发芽了。

1 玛吉·汉布林（1945—），英国画家、雕塑家，以擅画海浪知名，有多件雕塑名作。

2 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其画风对后来法国风景画的革新和浪漫主义的绘画有很大启发。

3 塞缪尔·帕尔默（1805—1881），英国风景画家、版画家、作家，英国浪漫主义重要人物之一。

我拍下了去年那些虞美人，同时被摄入镜头的还有在上方盘旋不已的一只小蜜蜂，这个画面被放入了《战争安魂曲》。虞美人出现在我的许多影片中：《想象十月》《卡拉瓦乔》《英格兰末日》《战争安魂曲》。

### 猩红的虞美人

此为虞美人  
玉米田与荒地之花  
血一般的红  
成双的萼片  
须臾即凋零  
花瓣四叶  
雄蕊众多  
伞状柱头  
多已结籽  
可撒于面包上  
那生之食粮  
编织于花环上  
作为对逝者的纪念  
它捎来了梦  
与甜蜜的遗忘



## 2月6日 星期一

天气晴朗，一簇云在海岬上空游荡了若干个来回。下午3点左右落潮了，我便外出个把小时，穿过沙滩到杰克的店里买烟。半路上见到两只被油浸透了的海鸥，其中一只已死了，另一只不省人事。海岸边几乎每天都有死去或濒死的鸟儿。我不忍心把它杀了，而明天它肯定也会死，一点一点被那些小嘴乌鸦啄食了去，那些小嘴乌鸦总在海鸥中间高视阔步，等着后者的末日。

回到家，我点了支烟，踱进了花园——令我惊讶的是，迷迭香已经开花了。

~~~~~

去年2月里，刺骨的寒风侵袭了我的植物，到了4月它们全都发黑发蔫，一副邋遢模样；可夏天又让它们恢复了元气，茁壮地长成了约有1英尺高的灌木丛。迷迭香（Rosmarinus，意为“海之朝露”）原来相当耐寒，邻居院子里便有扭曲盘错的一株古老样本——所有园林书籍都强调它厌恶风，然而你无法找到比这儿风更猛烈、更无可遮蔽的地方了。热爱这种植物的托马斯·莫尔曾写道：“迷迭香，我让它爬满院墙四处，并非由于蜜蜂喜欢它，而是因为这种草乃回忆与友谊之圣物，它的一枝一叶都说着一门哑语。”

这种植物也出现在奥菲莉亚的花束中：“迷迭香，代表回忆。”¹以缎带修饰、捆扎后，它被用作婚礼上的花饰；此外，逝者手中也会放上一小枝迷迭香。

1 语出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奥菲莉亚是《哈姆雷特》的女主人公。